

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 的发现与考证

朱天乐

内容提要 2005 年在南京城西南约 5 公里处发现一座“大坟”，据当地村民口述和当年参与此处理尸的老人现场指认及回忆，并查阅中日两国有关军事档案资料，以及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案审判资料等史料，查明侵华日军当年在此处的加害部队、加害暴行实例和当地居民、中国被俘军人等受害实况，确认此处为原始实态形状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该遗址为现仅存的三处呈原始实态形状的遗址之一，故对于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 发现 考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特大惨案之一，至今仍不断发现新的人证、物证、档案资料、图像资料来为这段历史佐证。而在大量的证据链中，呈原始实态形状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址，是最有说服力且最有价值的证据。南京新发现并在实地考证的基础上得到确认的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就是一处重要的原始实态遗址。

一 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的发现

2005 年 8 月份，南京市建邺区中共党史办曾永明副主任了解

到该区沙洲街道双和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一个埋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的“大坟”,通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立即对其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采访当年的知情者。

殷山矶地处南京城西南,是一座连绵几百米的丘陵,距城南中华门城墙约5公里,位于宁芜铁路和南京绕城公路交界处。“大坟”位于殷山矶山凹内,三面环山,西南有一口大水塘,宁芜铁路从水塘边穿过,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大坟”高5米,直径约10米,坟上及周围已长满了各种树木和杂草,68年来从未被扰动。由于坟内埋葬了大量的尸体,大概是土壤里有机质含量丰富,坟上的树木明显比周围的树木长势旺盛,并且树叶也碧绿了许多。

对此处的地名考证和确认着实费了一番周折。因此处常用双和村名,对小山丘叫什么名字,老百姓中一般无人知晓。村中老人曾听祖辈传说叫远山头。为此,曾永明专门赴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地名委员会查询,后在南京市地名办公室同志的帮助下,查阅了《上江两县志》记载:“阴山——在大胜港西南。《健康志》:王导致此,有阴山神见梦于王导,导乃以其事上闻,为立庙,时人遂名圈为阴山。上有祭龙坛,宋景德三年置,见《健康志》。元运道经其下马。”据此初步认定该处为阴山,当地人称的远山头即为阴山头。为进一步核实该处地名,我们调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的旧地图,从一份1937年出版《南京最新地图》上,明确清楚地看到了在宁芜铁路旁的小山丘的地名叫殷山矶。据此认定,古代的阴山地名,流传到近代已演变为殷山矶。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当年参与埋尸的老人赵福友(1921年7月生),由于老人文化水平较低,与外界沟通较少,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亲历了南京大屠杀。但对这于这座“大坟”及其埋葬有被日军杀害的遇难同胞一事,因民间口头传承讲述,双和村人是妇孺皆知的。现年43岁的村民刘贵友,其祖父刘增华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被日军枪杀，一直守寡的祖母就常常对他讲侵华日军的暴行和村民遭受的灾难，其中也常谈到“大坟”的来历，特别是说村上有一个孙哑巴的人，因不会说话，而被日军用刺刀戳死。赵福友告诉我们，此坟形成于 1938 年 3 月间，当地居民不忍看到遇难同胞暴尸郊外，几十个村民自发地从沙洲圩一带收尸用独轮车推，用箩筐抬到此地填埋。死尸中有男有女，也有中国士兵。士兵的是被日军用绑腿布捆起来，连成一串杀死的。老百姓遇难的有赵新贵和他的老婆赵顾氏，还有杨小二（女）、赵杨氏等人，其余的 100 多人名字记不清了。当时他们一直掩埋了 15 天时间。经过反复多次的掩埋，大坑的凹地渐渐被填平，并慢慢“长高”，最后形成了“大坟”。赵福友从出生至今，家住双和村小中和村 18 号的一间大瓦房里，从没有离开。据他介绍，此坟建成后一直没有人动过。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人曾在这里立过一块纪念碑，但遗憾的是，该碑至今已不复存在。

二 侵华日军当年的确在沙洲圩一带施行了暴行

（一）历史档案中清楚记载了日军在沙洲圩暴行。

1946 年 1 月 17 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曾以京国秘字 215 号致司法行政部函件移交人民陈述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密函 195 件，在其附表《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害人民详表》^① 中，列举于锦庭等 11 名在沙洲圩遇难同胞的姓名、性别、遇难地点、遇难方式、陈述人姓名、住址与被害人关系等。1946 年，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曾经调查编制了一份《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被害人

^① 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致司法行政部函，1946 年 1 月 17 日，京国秘字 215 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870。

民的部分详历表》^①, 其中张宝丰、傅兆元、杨小二、陶成壁、马忠华、李王氏、赵贵启、杨光元、王义源、陈锦福等 34 人在沙洲圩被杀害。其中有于锦庭、陶臣壁两人与前述被害人民详表重复外, 该列表的遇难同胞张宝丰亦先后有重复, 除去重复的三个遇难者名录, 两表中共列举在沙洲圩遇难同胞名录共 43 人。在《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附件关于分散屠杀部分统计节录》^② 表中, 又查询到在沙洲圩遇难同胞名录共有 37 人, 除张德万等 19 人与前述两表重复外, 另有刘广根等 18 个遇难同胞名录, 其中女性 3 人。综合三表, 在沙洲圩遇难同胞名录达 61 人, 其中女性 15 人。值得注意的是, 此两表记述十分详细, 如遇难同胞年龄的记述, 年龄最大的是 84 岁于锦庭, 年龄最小的是 15 岁的熊文根, 遇难地点有横埂村、景家村、许家湾村、莫家湾、宋家窝、大埂、青石埂、高桥、龙王庙、江堤等; 对遇难方式的记载更为清晰, 如枪杀的有马士灏(女)、傅兆元、杨小二(女)、陶臣壁、马忠华、李王氏(女)、赵光启、于锦庭(廷)、潘永涛、陈锦福、王义源、杨兴元、曹玉兰(女)、吉世远、熊文根、刘广根、王元财、施庆来、王张氏(女)、林鸿喜、林陈氏(女)、景根寿、景小狗、尹启富、尹单氏(女)、袁庆福、王仁明、王孝荣、唐启全、王连保、王有才等 31 人, 其中曹玉兰是被机关枪扫射致死; 被刺杀致死的有孔祥德、孔朱氏(女) 任某、杨光同、张宝丰、景根旺、孙哑巴(与前述刘贵友祖母回忆吻合)、刘源光、濮世春、王克生、贾沈氏(女)、王福全、张德万、郑富生、王明仁、李永元、魏大顺、孙良盛、王李氏(女)、李发来、陈福元等 21 人; 拉夫至今生死不明的有吴永财、李

^①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被害人民的部分详历表, 1946 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593- 870。

^② 谷寿夫战犯案例判决书附件关于分散屠杀部分统计节录, 1947 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593- 870。

其荣、周长喜、陶心旺等 4 人；拒奸而死有马士英、张氏、马氏、梁（扬）氏、周丁氏等 5 人，其中周丁氏因拒奸遭日军杀害，而横埂村的马士英等 4 名女性，皆因惧怕日军强奸而跳河身死。

（二）沙洲圩仍健在的幸存者见证了日军的暴行。

多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对沙洲圩的 44 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见证人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了一批见证资料。从这些被调查的受害者、见证人的口述资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年侵华日军确实在沙洲圩一带进行过疯狂的屠杀暴行。据幸存者口述资料统计，在沙洲圩一带侵华日军共屠杀了南京市民 200 多人，强奸 15 起，抢劫 23 次，烧房 100 多间。下面仅举几例：

家住沙洲圩小行村三合四队的杨秀英证言：1937 年冬月初四下午，在许家湾子，我亲眼看到日本人一下子打死 11 个中国人。我家老大婆如林第一个被打死，接着打死 10 人，先推下塘，后打枪。回家后，房屋全被烧光，大约有 30 多间房屋被烧。

家住沙洲圩莲花村东和二队的张存军证言：1937 年冬，日本人在东和村，烧毁房子 30 余间，在旧格子桥就有 100 多人被杀后推入河内，真是血流成河啊。

家住沙洲圩贾西新村贾安喜的证言：1937 年冬天，村里有很多人被日本人抓出，在路上就被打死、杀掉。人们都逃往江宁避难，在沙洲圩逃难者被刺、被枪杀不计其数。妇女、小姑娘都躲起来，不敢出来，如果被日本兵看到，便追着不停，被追上的这些妇女都难逃恶运，奸淫之后，日本人又杀掉她们。村里的男人差不多都被杀了。

三 殷山矶遇难同胞的加害者是谁?

据 1938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日本国际画报社刊载: 1937 年 12 月 9 日,“长野、山田(指第一一四师团六十六联队山田常太中佐)的突袭部队昨夜到达当涂以东,特别是冈本(镇)部队(指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三十六旅团二十三联队冈本镇臣大佐)出现在通往芜湖的交通要道上,并占领了离南京很近的西善桥及其附近要地”。^①而殷山矶就在西善桥附近不远的地方。

12月 11 日,“竹下部队(指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三十六旅团四十五联队竹下义晴大佐)继续进攻南京城的西南角,冈本(镇)部队与竹下部队一起在城西的莫愁湖畔激战。”^②

长谷川及两冈本(指冈本镇、冈本保)部队,对于南京城南侧安德门、毛关头之线敌阵地,十一日继续攻击,至午后五时,由安德门高地方面,极力扩张战果。又竹下部队,接近扬子江岸,实施迂回,进入南京西侧。^③

由南方攻击各部队,十二日晨,进入雨花台北端附近,继续对于城墙攻击。十二日正午,长谷川及千叶部队,对于南京城门中最坚固之中华门,相继突入,于城头高悬日章旗。冈本保部队,复向西方继续强攻。午后四时二十分,占领城墙之一

① 原载于日本国际画报社,1938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画报“南京已至最后关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 32。

② 原载于日本国际画报社,1938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画报“南京城内扫荡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 32。

③ 日本陆军步兵上校西垣新七著,刘育强翻译:《中国事变史》,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编撰委员会 1947 年编。

角。^①

12月12日，“在西南方向，冈本(镇)部队在工兵队的多次爆破后过桥，渡护城河(指吉庆门附近的秦淮河)，也进入城内”。^②

1947年3月12日，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在狱中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的一封呈文中称：“南京攻击时被告部队(指第六师团)与第一一四师团(末松茂治中将指挥)在柳川军长(指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下并列于第一线，参加二日间(指12月8日、9日)之雨花台战斗后复参加二日间(指12月11日、12日)之中华门附近之前线，此两师团之作战区域概以贯通中华门之南北线为境界，右(东)为第一一四师团，左(西)为第六师团，对中华门则以两师团攻击。被告部队在对中华门以西之最高城壁激战后，于12月12日日落前始经格斗占领城壁。”^③

1946年1月9日，时家住南京钓鱼台91号的上新河湘鄂籍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呈文给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说：“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搭身，被俘遭敌截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岳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④盛、昌二人所述的双闸、东岳庙等地与沙洲圩距离较近。此外，他俩还指明制造城西南方向

① 日本陆军步兵上校西垣新七著，刘育强翻译：《中国事变史》，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编撰委员会1947年编。

② 原载于日本国际画报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画报“南京城内扫荡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32。

③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十二日，日籍战犯谷寿夫陈述日军进攻南京的作战行动致白崇禧呈文的节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912。

④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九日，盛世征等为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节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2315。

暴行的日军部队为“日寇罪首中岛部队(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中将)、猪木部队(第六师团骑兵第六联队猪木近太大佐)、水野部队、大穗部队,烟中部队、德川部队等,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①

综上所述,殷山矶遇难同胞的加害者,在南京城沦陷前和沦陷时期应为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冈本(镇)部队,后来主要为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及其他日军部队。

四 殷山矶遇难同胞生前是什么人?

根据现仍健在的且当年亲身参与掩埋殷山矶遇难同胞的赵福友老人“遇难同胞有中国军人,也有老百姓”的记忆,作如下的考证:

(一) 遇难的中国军人应为俞济时的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官兵,且主要为五十八师官兵。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会编的《淞沪抗战》中记述,1937年12月8日午后,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曾下达命令:“第七十四师五十八师,着移西善桥附近,对芜湖方面及沿江之警戒。第五十一师于本(八)日晚放弃方山及淳化镇阵地,改守麻田桥、河定桥之线。”^②从这条命令中看,第五十八师当时曾在西善桥附近与日军交战。

第七十四军方面:“(12月12日)二十时奉命突围后,即令第

①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九日,盛世征等为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节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 2315。

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委会所编《淞沪抗战》中“南京保卫战”节录,1938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25- 3206。

五十一师残余官兵,与五十八师共同协定突破城南敌人包围线,激战良久,卒排险敌之抵抗,到达双闸镇,至 13 日拂晓渡江完毕。除五十一师残余官兵大部渡过外,第五十八师到达长江左岸者,仅得三分之一。”^① 五十八师有 2/3 的官兵,在南京城西南的沙洲圩一带牺牲。

需要强调的是,据当年参与此处理尸的老人赵福友的回忆,当时被掩埋的中国军人的遗体,都是用绑腿绑起来的,说明他们遇难前已被日军俘获,是非战斗中死亡,当属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之列。

(二) 遇难的民众大部分为外地难民,但也有少数本地居民。

盛、昌两木材商也在呈文中指出被害军民“记我国番号教导总队,五十八师、八十八师、五十二师、六十三军等,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处逃难来此”。^②

在证人赵福友老人的证言中,有名有姓地指出了当地人遇难的有赵新贵(男,25岁)、赵顾氏(女,24岁)、杨小二(女,24岁)、赵杨氏(女,23岁)等4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根据赵老的回忆和协助,用电脑绘制出他们4人的遗像,以保存和供后人祭奠。需要指出的是,赵老所证言的杨小二与《谷寿夫战犯案件起诉书之附件》第94件相吻合,该附件中记载:“杨小二等二人,于(民国)二十六年阴历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沙州圩青石埂,被枪杀。”^③ 根据该案总表中列举,傅兆元17日被枪杀,杨小二于20日被枪杀。推断,该处遗址中有可能会埋葬傅兆元的遗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委会所编《淞沪抗战》中“南京保卫战”节录,1938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25- 3206。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九日,盛世征等为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节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 2315。

③ 谷寿夫战犯案件起诉书之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593- 870。

体,其余的同时期在沙州圩遇难的 50 多位留有姓名的遇难同胞遗体,是否掩埋在此,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而多数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遇难者,当为外地难民。

五 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被发现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一) 是南京大屠杀实证调查中新发现的一处遇难同胞呈原始实态形状的丛葬地遗址。迄今为止,南京先后五次发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一是 1947 年 1 月 29 日、30 日,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曾在中华门外兵工厂后山和普德寺后山,共挖掘尸骨五处,约 3000 余具,但原始坟墓和遗骸现已不复存在,仅剩一处遗址。二是 20 世纪 50 年代,南京大学在南秀村建天文系教学楼时,曾发现一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骸(此处曾被审判日军战犯军事法庭确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但现已不复存在。三是 1985 年和 1998 年,两次分别在江东门集体屠杀和丛葬地挖掘“万人坑”遗址,共发掘遇难同胞表层遗骸千余具,另仍有一批遇难同胞遗骸深埋该处土层中。四是 1996 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东郊仙鹤门发现掩埋有 700 多人的“大坟”,据当地居民说,80 年代在修筑仙鹤门煤基厂附近至马群道路上,也曾在仙鹤门发现另一座大坟,其遇难者骸骨移葬在附近的小乌龟山上(当年马群、仙鹤门一带共有 7000 人被屠杀)。2005 年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被发现,应是历史上第五次在南京发现类似的丛葬地遗址,也是现仅存的三处呈原始实态形状遗址之一。

(二)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对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了 30 多万平民百姓和中国被俘军人,除半数以上死难同胞的尸体

被抛入了长江外,其余均被掩埋在南京城四周。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曾对遇难同胞遗址作了详细的调查,并现场拍摄了20多处丛葬地照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的向郊外扩展,许多遗址已不复存在。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曾在北极阁、东郊西洼子村、清凉山、五台山、普德寺、花神庙、上新河、挹江门、中山码头、汉中门、草鞋峡、燕子矶等10多处丛葬地遗址建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予以保护和提供给人民祭奠遇难者,但许多处丛葬地遗址只是象征性的标志,没有“万人坑”和“大坟”的原始实态丛葬地特征。而遗址的原始保护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在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也一定会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的名义申报,因此,发现和保护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特别是原始实态形状丛葬地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的发现和考证,有力的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无耻谰言。该处遗址的发现,又多了一份实证,证明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除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外,至今仍有新的遗址被发现。这充分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和抹杀的。

(作者朱天乐,南京出版社助理编辑)

(责任编辑:李仲明)